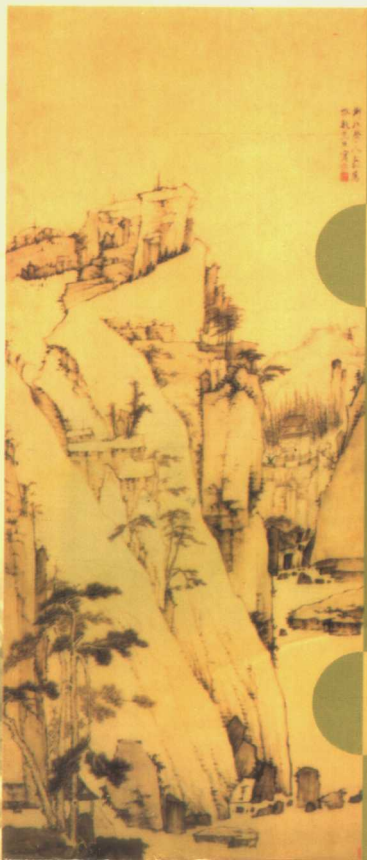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名家笔记小说

绝唱

谈歌
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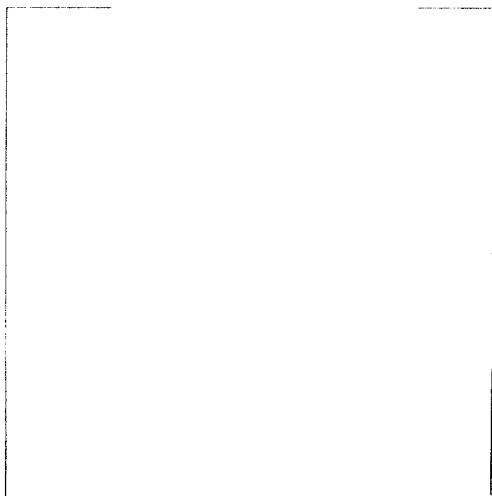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当代名家笔记小说

绝唱

陈歌
著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唱/谈歌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4

(当代名家笔记小说)

ISBN 7-5354-2187-3

I. 绝…

II. 谈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0820 号

责任编辑:李正武 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王祥林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黄冈日报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.875 插页:2

版次: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30 千字 印数:1—6000 册

I·1663 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单刀赴会	1	画 匠	112
绝 墓	12	绝 活	118
绝 地	19	绝 店	130
绝 怪	27	绝 窑	139
绝 盗	34	绝 琴	148
绝 事	41	绝 局	156
绝 屠	48	绝 章	164
绝 厨	55	绝 事	171
绝 境	62	绝 士	178
绝 响	70	绝 墨	190
绝 弈	79	绝 士	198
绝 死	88	天 绝	261
绝 饮	94	绝 品	329
绝 唱	100	绝 音	335
茶 老 板	107	绝 讼	341

单刀赴会

DAN DAO FU HUI

元大都内一条河，日夜流着，穿城而过。

阳光一软，北国就进了八月，天一下子高阔起来，风也疏朗清爽了。凭河立着一排茶楼，高高低低错落有致，偶尔秋风急急地吹过，茶楼上的招子悠悠乱颤。招子五颜六色，点缀得河岸十分生动。岸上的草木绿得已经深重。时有只只水鸟扑落在草丛中，时而又惊起，在河面上掠来掠去，时而让人看得心头丝痒，便生出欲长翅妄想。

太阳升到一竿时，关汉卿坐在袁家茶楼上，眯着眼睛看着河水哗哗东去，心情也随之呼啦啦一片辽阔，几日来的忧烦一扫而空。他喊了一壶茶，一盘点心，慢慢地吃着、喝着，和店家有一句没有一句地搭讪着。他常来袁家茶楼走动，店家与他熟悉得很，闲话便多。

店家挑起大指笑道：“关先生，您恁地一副老天爷给的嗓子，唱得好哩，如三伏天吃冰豆腐，三九天吃火锅子哟。”店家指的是昨天夜里一场戏，关汉卿临时兴起，顶了一个配角上台唱了几句。

关汉卿被逗笑了。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店家使用的全是饮食语言。

店家也笑了：“关先生莫见笑，我本不会说话，夸奖人也是

俗语了。您的确唱得天好，我真也说不出一二。”

关汉卿摆手道：“承蒙你夸奖，真是不及不及，嗓子真是不似从前了。现在台上全是文远在唱了。昨天我是在台上充数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关汉卿心里酸楚了一下，他的确感觉自己老了。这几天他身体十分不适，找了几个郎中看过，说他中气虚弱得很，要慢慢调养。郎中给他开过几服药，并嘱咐他再不可登台，一旦伤了元气，身子必受大损。昨天他十分后悔不该酒后逞强，唱过那几句之后，直直难捱了一夜。

店家笑道：“那是那是，文远文秀兄妹自是关先生的台柱子了。”

就听到风似紧了許多，关汉卿朝外边看去，河面上起了波，天边阴起来。似乎有雨在云中慌慌地行走，太阳已经胆怯似的猫到了云里。他禁不住说一句：“怎的要下雨了。”

店家道：“这天气，恁地没个准性儿呢。”

正在说着，就听到雨点子落豆般掉下来了。河面上一片雾气腾腾而起。关汉卿称赞一句：“好雨！”

听到楼梯一阵响，关汉卿转眼去看，见马致远一脚踏上楼来。马致远哈哈笑道：“关夫子，恁地好兴致，如何一人独上高楼？”就在关汉卿对面坐下，马致远和店家打过招呼，店家就让小二再端上一壶茶来，店家知道马先生与关先生有话说，就转身走开了。

此时楼下一片嘈杂，似乎有人躲雨躲到茶楼里来了。也有人不断地上楼来。店家水亮的嗓子不断在楼下跟熟客们打着招呼，间或开几句荤素不忌的玩笑。

关汉卿看看越来越加胖了的马致远，可以想象马致远在郑子厚家的日子十分优越。关汉卿心中一阵慨叹。当年他跟马致远是亲如兄弟般的情谊，而如今竟闹到心不和面也不和的地步。世事如局，这人情也直似纸薄。关汉卿淡淡问一句：“致远先生。今

日如何得闲了。”

马致远笑道：“刚刚闲走在街上，躲雨躲到这里来了。”

关汉卿点点头：“哦，躲雨？”他似乎想到了一些别的什么，却不再说。

马致远笑道：“关夫子，今日我做个东，你我畅饮几杯如何？”

关汉卿摇头：“致远先生有什么话只管讲来。我酒量不及你。今天也没有饮酒的兴致。”

马致远摆摆手：“恁地这般说，夫子的酒量我却知道，当年你我……”

关汉卿轻轻一叹：“物是人非，不谈什么当年了。”他看了马致远一眼，目光中似有了蒙蒙雾气。

马致远听出关汉卿话里的藏音，脸色微微一红，笑道：“夫子不肯赏脸，我自家饮了就是。”转身招呼小二：“烫一壶酒上来。”

小二应了一声，就下楼去了。关汉卿转头去看河面上雨中的惊鸟，那掠来掠去的鸟儿似在心头乱乱划过，弄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关汉卿用余光看了看也在向窗外看景的马致远。

马致远是前年春天投奔了元大都的郑子厚。他给郑子厚写折子戏，去年秋天还把王实甫也拉过去了。郑子厚被人称作郑大官人。郑子厚的弟弟是朝廷的大臣，郑子厚在元大都的声名便恁是了得了。郑子厚本是做药材的商人，前几年也立了一个戏班子，常常在勾栏里唱，他出的银子多，把不少戏班子的角儿挖去了，关汉卿听人传说，郑子厚还动过关汉卿戏班里的文远和文秀的心思呢。

马致远笑道：“关夫子，莫要记嫌马某了。事情都过去两年了，如果再不宽谅致远一回，致远真是无地自容了。”

关汉卿转过头来笑道：“致远，你如今是朱门中的红人，我

如何能高攀？”

小二端上一壶酒，几碟菜。马致远斟了两杯酒，讪讪笑道：“关夫子，前边不说，后边也不说，你我饮一杯吧。”

关汉卿盯着那壶烫酒，心中也似烫了一下，他忽地想起早年间与马致远在乡村野店雨夜饮酒的情景。他点点头：“致远，今日我只有一句话，我望你的人品与你的才学一般好才是。如果你听我这句话，就饮了此杯。”说罢，就盯着马致远。

马致远脸涨红了，笑道：“夫子啊，你直是认真了，认真了哟。好好，就依你了。饮了。”

关汉卿一笑，二人饮了。

楼外雨声更大，似是紧了。

一杯饮罢。马致远问：“关夫子，你近日生意直是很好，能不能把文秀借我用上几场戏。只算是救火了。我给郑官人写的那一场《风尘误》，真是缺少一个文秀啊。”

关汉卿笑笑：“你若用她，直是去找她商量便是。”他心念一动，知道郑子厚又打文秀的主意了。这几日，郑子厚的戏班子答应给几位朝廷要员的家眷演戏，那几位家眷点了文秀的戏。马致远也算当今的名士，不该如此巴结郑某。关汉卿真是更看不起他了。心头一丝不快，刚刚那杯酒的滋味已经全无。

马致远叹口气：“那文秀已非从前，现在是勾栏里唱红的班头，派头大了，我说话她如何肯听？”

关汉卿讥讽地看了马致远一眼：“那文秀可曾是最听你的话了。如何变得不听话了呢？”说完站起身，拱手道：“致远先生，我今日还有事，就不陪了。你慢慢饮着。”

马致远急道：“夫子，你莫要不给一点情面嘛！”

关汉卿淡淡道：“你自去找文秀说便是了。”便下楼去了。

楼外雨仍未停止。店家追到门前，塞给了关汉卿一把伞。关汉卿点头笑笑，撑起伞，踩着一街雨姗姗地走了。

马致远追下楼来，张嘴想喊住关汉卿，却没有喊。呆呆地在街中立住，他忽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他回头一看，竟是王实甫撑着一柄油伞匆匆走过来了。

雨在这时候突然停了。

马致远看到了王实甫那老练的笑容。他突然感到心里有了底。

翌日，街内的勾栏内郑子厚的戏班子上演《风尘误》，郑子厚已经挂出了水牌。他已经等得心焦。马致远和王实甫去找文秀赶场，到现在却没有来。王实甫已经夸了口，说他和马致远曾帮衬过文远文秀兄妹，这一点面子文秀应该是给了。郑子厚突然有些后悔，他不知道文秀能不能来了。

就听到有人喊：“郑官人。”

郑子厚回头一看，是马致远和王实甫匆匆赶来了。郑子厚忙迎上去问：“文秀来了吗？”

王实甫暗着脸摇头：“她竟是吃错了药似的，不肯过来。我说多付她银子，她也不肯。这人真是……”

郑子厚心头大乱，顿足道：“马先生王先生，文秀若不能来，你们二位昨天何必说大话，今日这场子让我如何收拾？”

王实甫满脸惭愧看着马致远：“马先生，这……”

勾栏内已经是人声沸腾，郑子厚无奈地望了二人一眼，就跑上台去，尴尬地四下拱手：“诸位，今日文秀不能上场，咱们改唱《赵氏孤儿》如何？还望各位……”

看客们大骂起来，有人还把水果砸上台来。郑子厚狼狈地蹿下台来，王实甫皱眉道：“文秀也太不成话，如何这般晒我二人的光景？”

马致远眉头皱起，苦笑道：“关夫子，你这样拆我的唱台，我也不会让你好唱的。”

郑子厚看看王实甫和马致远，突然低声道：“你们能不能把

文远挖过来，我出大封的银子。”

马致远闷闷地呆了一刻，缓缓地说：“你容我想一想。”

转眼已经一个月过去。关汉卿的病仍不见大好。刚刚换过一位郎中，又换过几服药，文秀每天给他细心煎药。今天，关汉卿接到了文远的请柬，要他去袁家楼饮酒。关汉卿看过请柬，对文秀笑道：“文远这是做什么呢？今日他还要唱《单刀赴会》呢，怎么去饮酒呢？莫要误事了哩。”

文秀皱眉道：“先生，这几日我哥与郑大官人直是走得勤快，我怕是……”

关汉卿摇头：“不会，我与你们兄妹十几年的情谊，文远怎么去郑子厚戏班子。只是我今日体虚得很……”关汉卿抬头看看窗外，已经是大雪飘飘，寒雪乱扫。他感觉自己精神实在倦怠。他不想去袁家楼赴这个酒宴。

文秀皱眉道：“先生就不要去了吧。”

关汉卿想了想，笑道：“还是去吧。文远是个脸皮薄的人，不好扫他的兴致。”

关汉卿就与文秀去了袁家茶楼。一路上，满街飞雪，关汉卿微微有些气喘。文秀扶着他一路走着，心里阵阵难受，关先生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了。

到了袁家茶楼，店主迎在门口，拱手笑道：“关先生，多日不见了。”

关汉卿喘了喘气，也拱手笑道：“我患了一些小疾，有一个月不曾叨扰了。生意还好吧。”

店主笑道：“托福了。还好。您快楼上请吧。文远先生已经等了多时了。”

关汉卿就和文秀上楼。到了二楼，关汉卿抬眼一望，竟怔住了。见楼上文远与马致远王实甫坐在一起，正在说笑。三人似乎说得十分融洽。

关汉卿脸色陡然变了。这场面实在是他不曾想到的。他实在不曾想到文远与马致远王实甫搅到一处了。

窗外的大雪呼呼直落下来。北风醉汉一般猛烈地刮着，窗纸被风雪击得惊慌地颤动。

王实甫见到关汉卿上来，忙起身笑道：“关夫子，你可是姗姗来迟了。文远可是等候很久了。”

关汉卿硬硬地看了文远一眼，文远笑了笑，有些不自然地道：“关先生请坐。”

关汉卿看看文秀，就点头道：“文秀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我们坐吧。”就坐在桌前。

文远忙起身给关汉卿斟了一杯酒。关汉卿却不看那酒，直管问：“文远，今日的戏就要开场了，你如何还在这里饮酒呢？”

文远怔了怔，却没有回答。

一时有些尴尬，几个人一句话也无从说起，桌上的酒已经冷了。

王实甫喊一声：“店家，再烫一壶酒来。”

关汉卿摆手：“不必了。文远，今日你是不能喝酒的。莫要误了场啊。”

王实甫笑道：“文远兄今日要敬关夫子一杯了。”

文远双手举起酒杯，笑道：“先生饮了这杯，弟子还有话讲。”

关汉卿笑：“你何苦这多礼节。有话但要直言才是。好，不扫你的兴致，只此一杯。”说着，就端起了酒杯。

文秀忙道：“先生身体刚刚好些，郎中嘱咐不能饮酒的。”

关汉卿道：“但饮一杯还是无妨的。我不知道文远要说些什么。”

文远脸色一红：“事情到此，不敢再瞒先生，我要到郑官人那里去唱了。”

关汉卿一怔，手里的酒杯一晃，就硬硬地放在了桌上。他皱眉道：“哦？几时去？”

文远看看王实甫。似求王实甫说话。

王实甫却把头转向窗外，窗外，河上几个汉子正在开冰捉鱼。铁杆子吃进冰里，弄出一片雪沫，洒洒地十分晶莹。

文远头一低：“我今日就走，这场酒，是我辞别。”他说得声音很低，似是飞虫响动。

关汉卿头一晃，一拍桌子，起身吼道：“文远，你莫要过分。今天戏就开场，《单刀赴会》的戏单都发出去了，你让我如何收拾？”

文远叹道：“我已经收了人家的定银，如不去，这官司是要吃的。”说罢，头一低，再不言语了。

关汉卿怔怔的，目光钉子一般扎住文远。

文远被关汉卿的目光盯得不自在了，他脸一红，便起身下楼，关汉卿未动，文秀却大步追下楼来，在店门外喝住文远。

文远脸红红地看着文秀，窘笑道：“小妹，我……”

文秀摇摇头，长叹一声：“大哥，我没想到你会这样？”

文远红着脸说：“小妹，不是哥哥……”

文秀道：“我不说你，你自家抚着良心细细想，当年若没有关先生，你我早就在燕京道上冻饿而死了，尸骨早就让野狗牵去了，你若有良心，怎么就这样晾关先生的戏台呢？”

文远摇头：“我这事不好对你说呢，你……”

文秀怒道：“我只问你一句，你今日是想如何？你还唱不唱今晚的戏？”

文远道：“我真的只能回戏了。你总不能让我吃官司吧。”

文秀身子一颤，就掏出一块丝巾，撕成两块，手一抛，丝巾在风中打了个旋儿，就刮走了。文秀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你去吧，从此你我兄妹恩断义绝，我今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”说罢，她

身子一歪，就软在了店门前。

文远怔了怔，泪就涌出来。再也说不出一句话，转身飞似地走了。只听到满街的雪踩得乱响。

楼上的三人已经冷场，关汉卿脸色苍白，似一张白纸，他颤颤地站起身下楼。

马致远冷笑一声：“关夫子，你莫非还不认输？”

关汉卿回过头来，看着马致远和王实甫，突然哈哈笑了：“致远先生，实甫先生，你们莫非忘记了我是一颗铜豌豆了？我若被你们唬得六神无主，那还是我关汉卿吗？”

马致远脸色有些难看了。王实甫把酒杯放到桌上，手指在桌上敲着鼓点。

马致远摇头长叹：“我还真不曾见到过你这般顽固之人。”

关汉卿盯着二人：“你们以为没有了这一个文远，我这戏就演不成了。”

马致远看着窗外：“你已经不是当年了。若是当年，休说一个文远，就是十个文远，也绝不是你的对手。古道西风瘦马。我讲过的。你老了。”

关汉卿点点头：“不错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可我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的脾性，你也该是知道的。”说罢，狠狠盯了马致远和王实甫一眼，转身下楼去了。

王实甫直觉得关汉卿的目光如炬，他不敢对接，低下头去了。

马致远淡淡道：“实甫，你且宽心坐下，饮几杯酒，然后咱们去勾栏，看他关夫子如何收场。他也恁地倨傲了，谁还肯放在眼里？”马致远仰头饮下一杯酒，低声唱道：“看你后来竟如何？”

关汉卿颤颤地下得楼来，文秀正在楼下呆立，忙迎上去，焦急地问：“先生，如何唱今晚的戏呢？”

关汉卿仰天长叹一声：“这一场《单刀赴会》啊。”说罢，他

大步向前走了。文秀紧紧跟在他身后，竟是有些跟不及他的步子。雪渐渐弱了。

二人赶到勾栏内，台下看客已经乱作一团了。

有人将石块扔上台来。有人吼：“为什么文远还没有来？”

关汉卿大喝一声，急步走上台。

人们定睛去望，只见关汉卿脸色已经青紫了。关汉卿四下拱手：“诸位看官，今日关某人献演。”台下怔了一下，突然欢呼起来。关汉卿心头一热，他感觉自己内心有一种什么东西被调动起来了。他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冲动。

文秀嗟嘆道：“关先生……”

关汉卿有些艰难地摆摆手：“什么也不要说了，快准备行头吧。”

锣鼓点已经急响起来。

关汉卿到了后台去换行头。

勾栏内，众人目光盯住了台上。一时空气发紧，人心似绷住了的弓。

文秀脸色大变，她知道，关汉卿此时大病初愈，是肯定盯不住这一场戏的。但是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实在是她没有想到的。

锣鼓催得紧时，浓墨重彩的关汉卿上场了，台下轰上来一阵爆彩。关汉卿唱到“大江东去浪千迭”一句时，勾栏内已经喝彩声不断了。

关汉卿突然觉得胸中一阵憋闷，他努力走了几步，就再也拔不动步子了，身子似定住了一般，就呆在了台上。

台下静若坟场。

文秀大吃一惊，她看到关汉卿的脸上已经是大汗腾腾了。她感觉关汉卿已经唱不出了，或者说唱不动了。

但是出乎她的意料，关汉卿又开始唱了：

“苍阳如血，壮士如铁，

醉眼斜看狂风烈。”

当他唱到最后一句时，脸色已经变得涨红，似一块刚出染缸的红布。

台下又是一阵爆彩。有人击掌喊道：“好！真关羽也！”

戏终于在掌声中散了，看客们离去，关汉卿却仍怔怔地在台上定着，与台下仍然没有走的马致远王实甫目光相对着，似乎能碰出烈烈的火光。

文秀一脚冲上台来，痛喊了一声：“先生啊……”

关汉卿惨惨一笑，一张嘴，一口鲜鲜的血就喷出来。

马致远眼前一片血雾。

马致远再也看不下去，低下头，泪就涌出来，转身走了。王实甫跟了出来。二人走到街上，王实甫突然怯怯地问：“致远兄，你是如何看今日……”

马致远没有说话，呆呆地看着天边，雪早已经停了，寒风狂烈，一天厚厚的云被吹散了。一角蓝天在天际被风撕开。无边无际的寒风湿重地滚地而来。

马致远的泪水滴下来。他呆呆地喊了一句：“关夫子啊，你这是何必。你……”他再也说不下去，他的声音很响，但风声更响，风声淹没了他的声音。

王实甫没有听清，问一句：“致远兄，你刚刚说些什么？”

马致远不再说话，一双泪眼怔怔地望着雪天。他一动不动，似乎石化了一般。

王实甫看看冷冻了的天空，想到这是极难捱的季节。

天寒彻。人无声。

绝 墓
JUE MU

保定府同知李适奉知府陈全之命到完县巡视，到完县几日，竟不升堂问事。县吏们百思不解，李大人闭门不出，常常邀知县杨山在后堂低声细语，鬼知道要搞些什么名堂。

秋风萧瑟，县衙后园的杨柳榆槐落叶纷纷，李适和杨山已经在后园闷坐了两个多时辰。石案上的一壶茶早已经冷了。几片枯叶卷上石案，在石案上瑟瑟地卷动。二人皆是一脸焦躁。杨山偷眼看看这个山西同乡，心中甚是慨然。保定知府陈全与李适不睦，已经在总督那里告了李适好几状了。李适此番到完县巡视，一则躲避，二则与杨山图谋一件大事。

一阵脚步响，李适、杨山同时抬头看，见一个白发老者大步进了后园，正是县里退职的师爷越光。越光走近前，低声笑道：二位大人，江飞已经找到张冲。

李适眉头愁云一扫，忙问道：如何不带他前来？

杨山笑道：张冲为人精细，一定是担心县衙内耳目杂乱。适兄可随越光到江飞住处细谈。

李适点头，就抬头看天，暮色已垂，空气中有了黑色滑动的声音。李适对杨山笑道：年兄代我去一下便是了。我就不便露面了吧。杨山点头，就到衙里换了衣服，随越光从县衙后门出来了。

拐过两条小巷，就到了一家宅院。越光上前叩门，就有一个青年汉子开了门，此人正是江飞。江飞一只胳膊吊在胸前，朝越光、杨山点点头，三人就进了院子。江飞在前边引路，就进了中堂。

一个书生正在堂上看书。杨山猜想此人或是张冲了。

书生起身笑道：可是杨大人？

杨山拱手笑道：正是。先生定是张冲了。

书生点头笑笑。二人见过礼。张冲道：我已经听越光先生讲了。不知李大人为何一定要除去陈全？李适与陈全皆是官场中人，官官相护才是，怎好要下他的毒手？杨大人怎地又铁力成全？

杨山叹道：陈全为官一任，造孽一方，横征暴敛。近年保定蝗灾，赤地一片，哀鸿遍野。可那狗官依然寻欢作乐，全不顾生灵野鬼。几任同知皆被他捏造罪名，下了大狱。李大人本欲上告朝廷。无奈陈全朝内皆已买通。只是不得已才动了以暴易暴之法。

张冲点头道：杨大人讲得是了。如此狗官，若不除之，百姓便无宁日了。

杨山叹道：谈何容易。前日江飞义士前去行刺，不料竟不是那狗官的对手。料想张先生身怀绝技，定能除去那厮的。

张冲笑道：那陈全武举出身，刀枪棍棒样样使得精勇无比。我的功力只在江飞兄之下，也并非那狗官的对手。

杨山呆住，看着张冲：如此说，便是无人能除去那贼官了？

张冲笑道：大人差矣。若论武功，我等皆不是陈全的对手。孙子云：瞒天过海。若要结果陈全，只有混迹于其左右。备周则意怠，常见则不疑。伺机夺之，防不胜防。别无良策。

杨山顿醒，击掌大笑：先生果然神算。合该陈全命里当绝。

张冲却又呆住，怔怔地看着窗外。似有无限心事。